

韩练成： 为革命立奇功的“隐形将军”

□ 董 洁

隐蔽战线 英雄谱

韩练成将军的一生，是一部大写的“传奇”。他曾受到国民党高层的信任：他被冯玉祥誉为“在北伐时与我共过患难”；他因率部解救蒋介石于危难重围之中，被蒋介石“特许黄埔军校三期毕业，列入学籍”，这种不入学而享受黄埔学生待遇的罕见情况，被称为“贯穿黄马褂”，后来仕途一路顺遂，官至国民党中将军；他凭借出色的个人军事才能，获得桂系头面人物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的赏识与信任，在桂系站稳了阵脚。谁也没有想到，他与周恩来建立了长期秘密而密切的单线联系。周恩来说他“没有办理入党手续的共产党员”，朱德称赞他“为党、为革命立了大功、立了奇功”，毛泽东也当面他说：蒋介石身边“有你们这些人，我这个小小的指挥部，不仅指挥解放军，也调动得了国民党的百万大军！”

早年贫苦生涯

1909年，韩练成出生于甘肃省固原县（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一个贫民家庭，是家中4个孩子唯一活下来的独苗。因为生活实在贫困，15岁那年，他辍学给固原南郊一个地主家放羊。每天赶着羊群外出放牧，还有割草、打柴等干不完的杂活，吃不饱、睡不好，还常常遭到地主的刁难、凌辱和打骂，秉性刚强的韩练成忍无可忍，一气之下，砸破了地主家的一些坛坛罐罐，不辞而别。后来父亲又托人介绍他到固原城里一家小杂货铺当学徒。他穿的是破衣烂衫，睡的是日拆夜铺的门板，一天要干十几个小时的活，店主稍不顺心还要拳打脚踢。有一次，韩练成遭毒打逃走后被追回，店主呵斥他：“你小子跑出去还能当官？”他倔强地应道：“那你也不敢量定！”之后由于给店主要看孩子引起争执，一怒之下将店主打伤而被解雇。

1925年1月，冯玉祥就任西北边防督办，将所部改称为暂编西北陆军，有了地盘，便开始扩充实力。辖下马鸿逵的第五混成旅被扩编为西北陆军第七师，在宁夏一带招兵买马，在固原招考军官教导队。走投无路的韩练成不甘心当牛做马过苦日子，想到了从军。他同母亲商量后，得到了同意。母亲借来族亲韩圭璋的一张“甘肃省立第二中学”的毕业文凭，他以韩圭璋的名义考取了马鸿逵部军官教导队，从此开始了他充满传奇色彩的戎马生涯。

1926年，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后，邀请共产党人刘伯坚担任国民军联军总政治部副部长，中共中央派出刘志丹等180多名共产党干部到国民军联军中工作。韩练成所在的西北陆军第七师被编为国民军联军第四路军，刘志丹任第四路军政治处处长。韩练成在行军途中遇到刘志丹，刘志丹耐心地给他讲解什么是帝国主义、什么是封建主义、穷人为什么老是受穷、国民革命的目的是什么等革命道理，韩练成很受启发，并产生了要加入共产党的想法。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冯玉祥开始联络清共，驱逐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刘志丹等人被“礼送出

境”，韩练成还未来得及入党就和共产党组织中断了联系，并被扣上了“红帽子”。由于冯玉祥的保护，韩练成在“清党”阶段很快获解脱，在豫东、鲁西屡战屡建战功，后升任团长。

深入虎穴取得信任

1929年1月，国民政府军队编遣会议召开，冯、阎、桂系不满削减本系实力，与蒋介石失和。5月，冯玉祥通电讨蒋，自任“护党救国军西北路总司令”，但不久辖下的马鸿逵部投蒋倒冯，韩练成当时是马部六十四师独立团团长。

1930年初，中原大战爆发。蒋介石在停靠归德（今商丘）火车站的“总司令列车行营”亲自指挥。冯玉祥一支部队夜袭归德，蒋介石“总司令列车行营”被冯军骑兵围住猛打。负责守备归德的韩练成听到火车站的枪炮声，立即率主力驰援，解了蒋介石之围。这也是韩练成第一次见到蒋介石。蒋介石对韩练成及时“救驾”非常感动，在询问得知韩练成并不是黄埔军校学生后，当即发了一道手令：“六十四师独立团团长韩圭璋（韩练成曾用名），见危受命，忠勇可嘉，特许军校三期毕业生，列入学籍，内部通令知晓。”这是蒋介石的一项特殊命令，韩练成因此成为国民党军内令人瞩目的人物。后来，郭汝瑰有过这样一段文字：我在未认识韩练成同志之前，早就知道这位大名鼎鼎的“贯穿黄马褂”的黄埔军校第三期学生。当时，在很多国民党将领看来，韩练成从此前途无量，他成了从非嫡系走上嫡系最有希望飞黄腾达的人物，仕途大门正向他敞开。

1935年春，韩练成晋升少将。同年初，受蒋介石特批，进入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三期，系统学习现代战争理论。学员中有一位白崇禧的副官长石化龙，两人一见如故，结为挚友。石化龙竭力劝说韩练成改换门庭，投奔桂系。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进入全民抗战阶段。8月初，桂系将领白崇禧从桂林飞到南京就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由于石化龙的关系，白崇禧约见韩练成并进行了一次彻夜倾谈。韩练成言词敏捷、引经据典、博学多才，又在军事知识和战略思想方面积累丰富、根基深厚，受到白崇禧的高度赏识。韩练成对白崇禧的印象也甚佳，主动表示毕业后愿意到桂系部队发展。韩练成特意征求了蒋介石的意见，蒋介石思忖片刻后点头应允，并拨了一笔巨款给韩练成，作为去桂系发展的活动经费。蒋介石此举，是想让韩练成作为自己人打入桂系内部。

韩练成西北汉子出身，在桂系中毫无根基。初到桂系部队，他便打定“要名不要利”的主意，难做的事多去做，危险的方面主动去，多吃苦，少说话，很快打开了局面。短短三四年的时间，韩练成在桂系军内连升几级，初步在桂系军中树立了一定威信。

密会周恩来

1942年初，韩练成升任第十六集团军参谋长，晋升中将军衔。不久，国防研究院成立，蒋介石指名韩练成进入第一期做研究员。这个研究院是当时国民党最高军事学术机构，由蒋介石兼任院长。在培训期间，韩练成得出了自己的结论：中国共产党是坚定的抗战力量，是民族的希望。他一边潜心研究，一边

策划秘密联络共产党。

1942年6月，经过缜密考虑，韩练成委托无党派人士周士观通过他的女婿、中共地下党员于伶安排与周恩来会面。这并不算是韩练成与周恩来的初次见面。早在1937年，韩练成曾陪同白崇禧在南京会晤前来参加国民政府最高国防会议的周恩来、叶剑英等人。那是他第一次见到周恩来，白崇禧向周恩来介绍韩练成时，韩练成对周恩来敬礼尊称：“周老师。”

由于二人已不是初见，又加上“黄埔师生”关系，因此双方一见面，谈话便直入主题。韩练成向周恩来简要介绍了自己的经历，谈了对当前军事、政治形势的看法，明确表示要投身革命，希望加入共产党，到延安去。周恩来则谨慎地表示，国共合作期间，共产党不在国民党内部、国军上层发展党员，希望韩练成在国统区、在蒋桂高层好好工作，为国家、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贡献。在谈话就要结束之时，周恩来突然问道：“韩参谋长，你是桂系将领，刚才你说在西北军为焕公（冯玉祥）解围，是怎么回事？”韩练成介绍了他与冯玉祥的渊源。周恩来又问：“那么，‘四一二政变’前后，你也在西北军了？有一位，也姓韩，叫韩圭璋的人，你认识吗？”韩练成惊呆了！半晌才说：“我就是韩圭璋。”周恩来吃了一惊：“你就是？”周恩来告诉韩练成，他是从刘志丹处知道韩圭璋的。

从此，韩练成确定了与党的同志关系，开始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从事秘密工作。除了周恩来及其本人指定的王若飞、董必武、李克农、潘汉年之外，绝不接触党的地下组织及党领导下的各种武装力量。

1943年5月，韩练成从国防研究院毕业，被蒋介石调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担任高级参谋，同时也担任参谋总长办公室参谋组长一职。由于中原大战救蒋有功、军衔较高，韩练成在侍从室内的地位比一般的参谋高，被人称为“组长”。

1944年，韩练成调回广西，任第十六集团军副司令兼参谋长。同年，第四战区对日“桂柳会战”失利，蒋介石撤换包括夏威（桂系）在内的11名将级军官的职务，而在蒋桂两方面都深受信任的韩练成被任命为第四十六军军长。

暗中保护琼崖党组织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9月，韩练成奉命率领国民党第四十六军渡海受降，进驻海南岛。韩练成兼任海南岛防卫司令官。蒋介石表面上让他去接受日本投降，恢复秩序，实际上是去消灭中共领导的琼崖抗日游击队。蒋介石向他交代任务时说：“要彻底消灭海南岛的共产党游击队”，并指示海南岛的伪军詹松年部编成独立第十三旅，作为向导部队。

出发前，韩练成通过可靠人士将情况转告给周恩来并寻求指示，在渡海之前，他接到周恩来转来的一封机密信件，信中说：“现在只能运用你个人的影响和你手中的权力，在无损大计的前提下，尽可能保护琼崖党组织的安全，并使游击队不受损失或少受损失。”

10月初，当韩练成率部抵达海口时，军统特务、广东省政府驻海口办事处主任蔡劲军从投降的日军手中劫走琼崖抗日游击队独立纵队（以下简称琼纵）被俘人员和大批资料，韩练成深感情况严重、事态紧急，便以“行政院特派海南区接收协调委员会主席”“中国陆军海南区受降司令官”的名义，斥令蔡劲军将人员和一切资料交海口警备司令处理。

韩练成只知道琼纵的负责人是冯白驹和从中央派来的长征干部庄田，但无法联系。为了早日和琼纵方面通气，韩

练成以个人名义给冯白驹写了一封信，主要内容是国共两党签订了“双十协定”，为尽快恢复海南秩序，请琼纵派人来商谈游击队整编事宜。韩练成在琼纵被俘释放人员中挑选了一名干部，亲自谈话，亲手把信交他带去。

不久，琼纵派琼崖民主政府委员史丹为代表，到海口与韩练成谈判。韩练成在公开场合和私下接触中，向史丹交代了需琼纵领导注意的事项，要琼纵暂时停止或减少零星游击行动，隐蔽自卫，等待时机。琼纵因电台丢失，无法与中央联系，又不了解韩练成的身份，因此对其所说的话一直持半信半疑的态度。韩练成只能尽自己所能，抓住蒋介石“假和平、真备战”的时机，对剿灭琼纵采取“明奉阳违”的办法，尽量延缓“进剿”。

另一方面，韩练成决定解决詹松年这支海南土生土长的伪军部队，进一步减少对琼纵可能的威胁。他冒着极大风险，借“整编部队”之名，把詹松年部队全部缴械，处死詹松年，并遣散了该部1700多人。

1946年2月，韩练成因伤离职，由海竞强代理其职务，海竞强乘机向琼纵发动猛攻，海南战火又起。

莱芜战役“玩失踪”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后，韩练成所率第四十六军奉命北调山东。韩练成想办法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通过秘密渠道转告韩练成：“速去上海找董老谈。”韩练成立即转赴上海见面董必武，他们商妥了联系方法，并约定暗号，韩练成才匆匆赶往胶东。

1946年底，中共中央华东局接到中共中央转去的董必武的密电，说韩练成部有起义的可能，须派代表和韩练成谈判起义事宜。华东局秘书长魏文伯即受命以华东局代表身份，伴称韩练成的舅舅，与其接头联系。不久，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也与韩练成秘密见面。经研究商讨，双方达成一致意见：第四十六军暂不积极行动，继续做好工作，等待时机；韩练成可提供一些作战情报，由陈毅派得力干部，协助韩练成工作。

1947年1月下旬，蒋介石为组织对山东解放区的大规模进攻，亲自制定了从陇海、胶济两线南北夹击华东野战军的“鲁南会战”计划：韩练成率领整编四十六师（四十六军整编为四十六师）加入北线兵团，由李仙洲指挥，配合南线集团，在临沂会歼解放军华东主力，或迫使解放军退入沂蒙山区而歼之。

2月20日，莱芜战役打响。在得知华东野战军放弃临沂、秘密北上寻歼李仙洲兵团消息后，韩练成对李仙洲提出的立即撤退突围的决定采取拖延之策，以部队需要准备时间为由，将撤退时间由22日推迟至23日。23日凌晨，各部队来到指定集合地点准备突围，李仙洲正要下令行动，却发现韩练成不见了踪影，随即派人四处寻找。韩练成的这一行为，迟滞了国民党军的突围时间，增加了李仙洲集团内部的混乱。华东野战军发起总攻后，国民党军队溃不成军。经过莱芜战役，国民党军7个整编师被歼灭，我军歼敌56万人，收复了博山、淄川等13座县城。王耀武闻讯后感叹说：“5万多人，不知不觉在3天就被消灭光了，老子就是放5万头猪在那里，叫共军抓，3天也抓不完呀！”韩练成对莱芜战役取得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而“失踪”的韩练成在战斗打响的当日下午，由华东野战军派出的联络员引到新华社前线分社驻地。黄昏时分，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政治部主任唐亮赶来，相见甚欢。陈毅就韩练成下一步打算征求韩练成的意见。韩练成提出，

回南京去，他想到蒋介石对他的信任，白崇禧对他的欣赏，一定不会有碍。他对陈毅说：“我的身份和行动还没有暴露，我回南京再组织一个师、一个军，再给你们送些美式装备来。”陈毅不赞成他回去，劝他慎重考虑，但韩练成去意已定。

再入虎穴脱险归来

经过精心安排，韩练成由青岛经上海回到南京。他先找到白崇禧，白崇禧安慰他好好休息散心。随后，他又面见蒋介石，蒋介石听了 he 汇报的“鲁中战场回忆”情况，念及过去“救驾之功”，非但没有怀疑韩练成，反而称赞他“一俟跑出，即刻返京，极其忠勇可嘉”。全军覆灭的韩练成未受到处分，还被任命为第八绥靖区副司令长官。韩练成考虑这样的职务属于明升暗降，干不出什么名堂，所以一再坚辞。蒋介石只好将他调任委员长侍从室高级参谋。其间，韩练成又为华东野战军取得孟良崮等战役的胜利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

1948年夏，韩练成准备去兰州赴任之际，得知杜聿明部抓到一个叛变的华野干部，谈到其在莱芜战役中的失常表现。杜聿明把这些情况向蒋介石作了密报，并主动见蒋介石，要蒋介石把韩练成关起来，然后再开庭审判。蒋介石素知杜聿明与韩练成不睦，并未置疑。韩练成自恃蒋介石对自己信任，大胆地到了兰州。在甘肃期间，他得到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张治中的特别关照，又和民主进步人士、中国民主同盟甘肃省支部委员孙寿名及武威专员祁五等人密切联系，伺机准备起义。

10月，何应钦确切掌握了韩练成在莱芜战场“通共”的情报，但碍于蒋介石对韩练成的信任，不便公开抓韩练成，只发一密电，要求张治中立即派人“送”韩练成回南京。张治中并未照办，只交给韩练成一封不封口的信件，要他立即赴南京直接面呈蒋介石，韩练成在飞机上看“信”时，却见是一份当天报纸！韩练成悟出是张治中给自己提供机会，趁飞机在西安加油时，韩练成通知了总统府第三局局长俞济时：有要事面见校长。韩练成一到南京即被俞济时派来的总统府专车接走并直接见蒋介石，何应钦派来“接”韩练成的人无从下手。

几天后，韩练成只身去了上海，拿着总统府参军处参军唐君钊提供的空白护照，填上了昆仑电影公司摄影师“许冰”的名字，由周士观掩护、潘汉年接应，乘飞机潜入香港。

11月，韩练成由中共中央组织安排送往东北解放区，后从大连渡海，经烟台、济南、石家庄等地，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西柏坡。在解放区，韩练成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的接见。

1949年8月，韩练成担任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副参谋长、兰州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1950年1月，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同年5月，韩练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5年9月，时任兰州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的韩练成被授予中将军衔、一级解放勋章。授衔前，周恩来征求过韩练成的意见：根据条件和贡献，如果按起义的国民党军军长对待，完全可以授上将军衔。韩练成明确表态：“和平建国，我就该功成身退了，还争什么上将、中将？何况，你是最了解我的人，我是什么起义将领？再说，我干革命本来就不是为着功名利禄。”他坚持按入党时的职务、级别，接受中将军衔。他不仅没有接受对起义将领的授衔待遇，连按起义将领对待发给他的黄金，看都没看就一次性地交了党费。

1984年2月27日，韩练成病逝于北京，享年75岁。